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六

井研廖　平學
孫　宗澤補疏

宣公宣公弒立故不卒大夫其時齊不會諸侯以晉楚爲二伯楚強晉弱故急存中國【疏】魯世家文公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俀襄仲殺惡及視而立俀是爲宣公按宣世不言公如楚仍以齊晉爲二伯也楚強齊弱齊不盟會諸侯何以不伯楚而貶齊齊晉爲二伯之正春秋存之也宣世公如齊不如晉非晉失伯歟晉主諸侯同盟不言如楚仍伯晉可知當宣公藉齊之力以弒立專心事齊特著如齊以明其事耳

元年年表周匡王五年齊惠元年晉靈十三年宋文三年陳靈六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十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杞桓二十九年秦共元年楚莊六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公以子赤故畏齊討背晉專心事齊十八年中五如齊不一如晉大夫七如齊歸父一如

晉而已疏終公世與晉交涉者三見與齊交涉者二十餘見公事心事齊也

繼故而言即位據子卒不日爲故繼故正宜不言即位與聞乎故也劉子云宣公者文公之子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赤立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疏劉說見五行志

公子遂如齊逆女言如復繫逆女譏逆女也宣弒而遂逆女起遂與弒也與翬同故卒疏之翬不卒者罪尤重也疏凡弒君而言逆女者皆爲與弒之人如翬與遂是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月者兼譏喪娶也疏謹之則月再甚則日

其不言氏據僑如以猶言姜氏婦言夫人必舉姓氏貶乃去之喪未畢方練逆女未畢三年喪故略之也宣弒懼齊討結婚以綏鄰故急於成婚以衰麻接冠冕禮數略故去氏以略之其曰婦據文夫人至不言婦緣姑言之之辭也言婦者以譏三世娶齊譏娶母黨也疏娶母黨內三言婦外二言婦逆

婦求婦是也緣姑言兼譏齊也**遂之挈**據逆氏公子**由上致之也**凡大夫致皆去氏致者告廟君前臣名告於廟故去氏例夫人大夫不致不親迎乃致大夫夫人皆譏也大夫執乃致閔之故致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目季孫責之也不去不討受賊命而使亦宜之徒也不繫事者首惡于遂也亟如齊譏之也 疏 左傳以爲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蔡放大夫公孫獵稱人此不稱人者無罪之辭也所見放 疏 不書奔而書放者示君臣之義

放據與殺同舉國奔猶舉下**猶屏也**不用其人而立其後古之道也 疏 班氏曰諸侯之臣諍不行得去者何所以去尊申卑孤惡君也去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路如是君待之以禮臣待放如君不以禮待遂去君待之以禮柰何曰予熟思夫子之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留聖人之制無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於郊必三諫者以爲得君臣之義必待于郊者忠厚之至也冀君覺寤能用之所以必三年者古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所以順于已所不合耳又君欲罪可得也又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曰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其無爲留臣待放于郊者君絕其祿者示不欲去也道不合耳以其祿三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與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返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

稱國以放蔡放稱人放無罪也蔡獵有罪此爲無罪放與殺同稱人有此罪稱國無罪疏宣世晉大夫除六卿之外見經者有郤胥先先亡于宣十三年胥亡于成十八年郤亡于成十七年大國大夫尊例得見經又時有升降故不嫌多見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衞而立胥克

公會齊侯于平州子赤齊出宣弒赤賂齊來宣公立故爲此會疏平州陽州皆齊地名

公子遂如齊已與齊會往拜成並許賂田也公子遂與弒故往約之一年之中大夫三如齊罪之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世齊取驩闡不言田此言田者託於諸侯之間田也取不月月者非取乃賂也

疏年表齊惠公元年取魯濟西田

內不言取據許田言假言取與殺子糾同授之也授者上無伐文知以地與之以是

為賂齊也劉子云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而以濟西田賂齊疏自正月至此七記事皆記宣弒結齊之事中惟記一晉放大夫所以惡宣之弒也

秋邾子來朝宣弒立方有喪而行嘉禮非也傳曰衰麻非可接冠冕卒正朝得正不志宣唯志此朝不使朝惡人也疏不月者其事可見不假月以起之

楚子鄭人侵陳文十七年伐宋鄭從晉因魯取賂故受盟于楚稱鄭人貶之也惡從楚陳新受盟于晉文十七年從伐宋故從侵之

遂侵宋宋弒昭公晉討之受盟于晉楚因侵之疏楚有蔡許之師獨目鄭者以其新從楚也

遂繼事也先侵陳後侵宋陳近宋遠也合序者起其彊

晉趙盾帥師救陳此救陳宋也何以言救陳不言救宋不許其救宋也宋弒君晉討之受賂而還以為楚討

其罪晉不得救之趙盾專兵此弑之先見者也正卿專政不討賊故從重也 疏 晉世家晉趙盾救陳宋伐鄭

善救陳也 救宋不言獨言救陳以陳當救救善辭不許以救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棐林鄭地文宣之際中國五年之中五弑君以晉靈之行以一大夫立于棐林拱手指揮諸侯同至此楚所以彊也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 據上趙盾帥師知師卽盾 大趙盾之事也 大夫例數諸侯末今列數諸侯而殊會盾以盾主諸侯伯權在盾諸侯不能自強故以大夫主之 其曰師何 據大夫尊于師

疏 齊侯不足乎揚乃言齊師 以其大之也 諸侯不會大夫會出盾則尊卑不敵師者眾辭大之故言師・

于棐林 據伐不地 地而後伐鄭 據會伐不先地 疑辭也 會而後議伐非前定故曰疑詞 此

其地何 據大之不宜以疑詞 則著其美也 趙盾一出諸侯景從地棐林明盾能得諸侯故同來者眾

會于棐林以伐鄭如會于別地則嫌疑鄭地則不嫌疑也 疏 左傳楚蔿賈救陳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再書穿帥師起穿弒也侵崇惡事救陳善事穿惡盾善亦起穿弒而盾不弒也盾復見穿不復見亦起穿弒而盾不弒也此皆弒之先見者【疏】公羊以崇爲天子邑左氏以崇爲近秦國按華陽爲梁州近西京畿地左氏以爲秦屬國是也公羊以爲天子邑者以其近王畿言之今以爲梁州國

晉人宋人伐鄭晉再伐鄭何以獨敘宋以宋不可以伐鄭也何以稱人貶之也宋有罪不討討而與之伐鄭以晉失伯者之道故貶之也【疏】時陳衛曹皆從楚獨目宋以貶之左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

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宣公篇事實三傳皆同無異者師說禮制小有參差而已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劉子云星傳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於鄭亭于北斗之效也【疏】按此鄭伐宋也不言伐者戰不言伐也大棘宋地歸生左傳字子家二見

經此戰下弒鄭非七穆不見公子此非七穆而亦見者以起弒也【疏】宋世家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因華元華元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因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

獲者不與之辭也獲者惡辭敗績言獲得眾甚美故不與鄭獲之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據經先言敗績而後言獲者明華元得眾心軍敗而後見獲不如晉侯不言敗而見獲以三軍敵華元據言師敗績三軍謂師班氏云國必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危亡也何以言有三軍也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五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權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未足故復加二千人因法二月數月者羣陰之長也十二月足為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五百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諸侯所以有一軍者諸侯蕃屏之

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華元雖獲不病矣鄭新從楚受命伐宋言此與獲晉侯相起疏去年冬宋與晉伐鄭今年鄭伐宋各爲一事

秦師伐晉著晉秦之禍楚之所以强中國所以弱也疏左傳以報崇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晉使趙穿以兵伐鄭報伐宋鄭改從晉疏不言魯者時公從齊齊不與晉盟會且與楚通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不葬者賊未討疏晉世家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

穿弒也據盾後見知非盾弒以前言穿帥師知穿弒穿盾從弟爲盾弒君盾不弒而曰盾何也據穿弒不自主以罪盾也目趙盾過在下也其以罪盾何也據公子比曰猶不主之

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避丸也疏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從臺

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陳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陳隨會先陳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

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

劉子云趙宣孟將之絳見翳桑下有臥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爲之下飱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居于絳歸而絕糧羞行乞而憎自致以故致此宣孟與之壺飱脯二朐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再與汝乃復爲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于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士急追殺之一人追急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今日是君耶請爲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是夫桑下餓人也遂鬬死宣孟得之以活此所謂得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有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于萬人乎

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

以此見盾與弒謀

史狐書賊曰

首趙盾與責許世子此春秋特起之義以明孝子忠臣之至不必有所承也左氏以爲晉史狐先書

之而傳同其說知先師亦用左氏說其言事實禮制皆同于左傳特必因弟子問事乃言事不如今之說左傳以事為主耳

趙盾弒公弒君者不必以弒赴盾亦不必以自弒赴春秋見忠臣之道故首盾耳晉史書曰趙盾弒公左傳作弒其君文字偶異孟子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為猶謂也

史狐曰子為正卿大國三卿盾執政將中軍

入諫不聽出亡不遠至郊未踰境似有所待

君弒反不討賊不討穿又同族是同謀

則志同盾穿同罪

志同則書重二人同罪不能並書故從其重書盾

非子而誰語與左氏同

故書之曰此謂春秋承晉史之文書之

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左傳弒君稱臣者臣之罪也

過在下也劉子云趙穿弒君趙盾時為貴大夫亡不出竟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為弒君而劉子引公扈子曰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則陷于弒逆之罪而不知司馬遷云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則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疏】按臣子弒其君父大惡也不可虛以加人

而春秋盾止不弒乃以空言被之一受弒君之罪而不能改者由不知春秋臣子之道也曰盾止未弒而春秋加以弒文此所謂從輕而重之者解經所以加弒之義曰

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趙盾憂勤公家世所謂忠臣許止哀悔自責世所謂孝子忠臣之人其與亂臣賊子不可同年而語徒以不盡其道遂坐弒逆之罪然則臣子有毫釐未盡其道皆足以爲弒逆之階觀二人徒忠而弒君徒孝而弒父則欲免乎弒逆而爲忠孝之至者必有鑒於此而克盡其道庶純乎忠孝不至空被惡名也春秋責賢者備所謂定嫌疑明是非以立臣子之大防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疏周本紀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爲定王

三年

年表周定王元年晉成公黑臀元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

傳曰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劉子說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立又喪娶區霿昏亂亂成于口幸有季文子得免于

禍天猶惡之生則不享 疏 按此記牛禍之始言正月記時也至其祀死則災熸其廟 疏 此記災以順行言則世降災愈重天怒甚以逆行言則先承天怒而後及小災

之口据食角不言之緩辭也言之緩辭皆傷自牛作也傳曰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別祭不詳祭肉唯郊雖傷牛必致者畏天命也春秋尊天若以天不饗其負畏之畏之故志之

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傳曰未牲曰牛已死曰牛有天王喪以不郊爲變者禮有喪止宗廟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禮在喪不祭唯祭天爲越紼而行事

事之變也既已卜牛牛所卜之新牛又死非人人力之所能乃者据三望言猶亡乎人之辭也亡乎人謂不存人言公意急欲郊以牛死不郊非公意

猶三望傳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有天王喪而言郊者喪不廢郊越紼而行禮也旣不郊望可已矣 疏 公羊傳云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何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

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泰山耳河海潤千里

葬匡王 天王五葬唯此特危之淺也危定王 **疏** 葬危之也在位六年事不見經

楚子伐陸渾戎 劉子云楚子伐陸渾戎觀兵周室此與昭十七年晉荀吳滅陸渾戎相起陸渾近晉楚伐至此寇深矣 **疏** 周本紀定王元年楚莊王至楚兵乃止不言觀兵不使楚得邇王也春秋使齊晉伐楚不以楚伐伯國尤不使近王也

夏楚人侵鄭 文世楚見一伐鄭之文而已宣世五伐鄭一圍鄭一伐陳一入陳一伐宋一圍宋一敗晉滅蕭滅舒蓼猶其小事蓋宣世爲楚最盛之時傷中國之無伯也

秋赤狄侵齊 赤狄近晉之狄也此晉侵齊因有狄在假狄言之前言狄此後言赤狄者先略而後詳也 **疏** 左氏於狄侵齊六七見皆無傳者以非實狄也齊成以後乃服于晉

宋師圍曹 宋所伐圍小國皆朝于我者以宋與我同州青州有二王後也青州有二王後所以魯人三頒 **疏** 惡其

僕鄭不從晉左氏報武氏之亂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此不正也其不正于不葬接見之此晉所納也春秋卒皆日貴賤嫌則辭不同以避嫌也【疏】鄭世家穆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夷立是爲靈公

葬鄭穆公不月者起七穆世卿專政之禍也鄭自宣以後通不見異姓大夫所見皆七穆稱公子者去疾喜發騑嘉及歸生鯔皆穆公之子稱公孫者輒舍之蠆夏段黑皆穆公之孫以氏見者良游國罕駟皆七穆之子孫

四年年表鄭靈公夷元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與齊同平之月者爲取向出莒者卒正也郯者連帥也莒郯有事則郯小于莒可知齊爲二伯魯爲方伯同時見四等之尊卑大國次國小國微國悉備以此明上下相制諸侯建五長之禮也

及者內會二伯當言會以尊之內爲志焉爾因下取向故以內主其事二伯主四州方伯主治一州皆

得主之平者 問與輸平同異 成也 與輸平同 不肯者 言不肯者以肯爲變不肯爲常 可以肯也 春秋以尊治卑莒郯不和二伯方伯平之和鄰事大美事也莒人乃恃強不肯非也故言不以責之

公伐莒取向 向內邑也前爲莒人所取後乃取而城之又失于莒今乃取之失不書者爲內諱

伐猶可 傳言伐言取所惡也傳言可而曰猶者雖較可非常法 取向甚矣 伐已不正取向尤甚 莒人辭不受治也 治討也莒人辭不受其治傳曰治人不治則反其治公不反忿怒而伐之已非其道取邑則惡矣 伐莒義兵也 義兵者假義以爲名莒恃強陵郯方伯治之是也 疏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取向 据內取邑不目公此獨目公 非也 不諱公非之也此內邑也不得取者無義事取之猶可因義而取春秋不許也 乘義而爲利也 春秋貴義惡利常法也專心爲利攻城取地直言其事不加貶絕唯乘義爲利其事近義其心爲利義利一淆是非不辨故春秋必爲之著其善惡內取邑諱不目公目公者刺之也

秦伯稻卒 記卒者本方伯也時者起狄之也滕狄之稱子秦不子者起方伯也方伯稱侯秦稱伯者與鄭相起也秦

在西京雍州伯鄭在東京冀州伯劉子云周東西通王畿故二國稱伯下外諸侯一等而王臣爵秩加外臣一等伯卽侯故狄之不稱子與吳楚滕異也春秋八伯四侯二伯二子侯爲常稱伯爲王畿子子爲夷狄也狄之猶名者猶與中國通有禮至成以後惡愈積乃純狄之不名 疏 秦世家共公五年卒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歸生不弒而首之者志重也與趙盾同劉子云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弒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疏 鄭世家元年秦楚獻黿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曰必以賢則去疾不當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于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按不葬者不討賊

赤狄侵齊

兩言赤狄先略而後詳齊大國赤狄再侵之與下白狄相起蓋晉使之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不如晉而如齊起專事齊也

冬楚子伐鄭楚前後皆人此獨稱子者美之也鄭有弒君之罪許得討之獨見楚者專其討也【疏】鄭世家楚怒鄭受宋賂贖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

五年年表秦桓公元年

春公如齊比歲如齊譏亟以明弒者畏人不月者事明

夏公至自齊宣公五如齊不如晉成公四如晉不如齊明二公所事異又以起成以下齊不爲伯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書接內者畏齊親之月者非禮謹始也【疏】此夫婦辭故言高固蕩伯姬公羊以爲蕩氏母故以蕩目之也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據王姬下嫁之禮推之來者接內

也據齊人歸公孫敖喪不言來不接內不言來不正其接內大國大夫與次國君尊近會伉禮則去氏今逆子叔姬貴矣親與公爲禮論賓主之誼講甥舅之親君臣無辨且與齊君同禮是不正也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逆當言女解並見莊十七年

叔孫得臣卒凡弑君而立其世不卒大夫卒者皆其黨也宣世之卒遂與叔孫得臣是也不日惡之也遂日從疏之見得臣公孫茲子慶父孫經於得臣始稱叔孫僖十六年立文元年始見經共七見子僑如立疏此不卒正者也卒者以明不日惡且以起三家世專魯政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爲國事書言及內及內明不爲內女書也

及者據鄫季姬及鄫子及吾子叔姬也春秋內女適大夫者不書來不接內也及者以內及外也此固得內辭言及以尊及卑也禮歸寧必夫夫婦同行經書女不言其夫爲女事來故主女爲使來者內女適大夫者來不書此書者明爲使事書高固新娶于我齊因使來魯挾叔姬同行來不繫事者譏其使而以私事因女故不言

使也不使得歸之意也大夫妻不言來言及明高固有重事得及叔姬歸寧當獨言女出高固而言及不許歸寧

楚人伐鄭去年稱楚子此言人者不與之之辭也不能去亂臣而爭諸侯故人之 疏 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劉子云韓厥曰靈公遇弒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 疏 盾六見經以下不見

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據前言帥師 不正其敗前事元年救陳也 故不與帥師也此侵陳敗其前事之功陳從晉鄭新有楚軍不救鄭而侵陳故非之 疏 言趙盾再見也說詳公羊左傳侵陳陳卽楚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劉子云先是時宣伐莒取向後此再如齊謀伐萊疏月者災甚也

冬十月

七年疏杞世家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不言卒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據左氏孫氏爲正卿甯氏爲次卿經見孫甯起逐君之禍良夫成三年又來聘盟詳記孫氏至襄二十六年入戚畔而孫氏絕于衛

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公事齊不與晉諸侯同盟會衛侯使人來盟結黑壤之會也爲事晉故以國許之

夏公會齊侯伐萊從齊伐萊事齊專也疏左傳不與謀也爲齊所使從而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萊兗州國以備卒正之數尚書所謂萊夷不言夷者以中國待之

大旱劉子云是夏宣與齊伐萊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此盟也不言同盟者諱賂也無陳蔡許從楚也疏左傳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

春公至自會公初會晉因衛為之請也以後又專事齊兼貳於楚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據卒垂蓋有疾而還黃齊地從內至外地外地從外至內地內地此有疾也不言疾不以家事辭王事大夫如例時月者取卒之月加于復之上見以疾返也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禮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本欲奉命如齊因疾重而還失禮違命春秋貴命託於不得已故曰亡乎人言遂本不欲還以有疾而復明非其本意復者據公如晉乃復事畢也据復者反命於君之辭不專公命也遂未畢事而反如事畢之文言復使為復命傳曰使若反命而後卒是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疏 遂卒子歸父立垂內地也遂非辛巳卒以此日聞赴也遂辛巳以前卒辛巳赴至公在祭中聞之而不去樂至明日猶祭故曰譏宣也連書二日中不容有間事有間事則一日也

爲若反命 據復反命也 而後卒也 據卒垂地在外也在外未反 此公子也 據上言公子遂 其曰仲 不言公子而氏仲如以仲爲字加于名上則季友先言公子也 何也 班氏說所以有氏者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卽可以知其德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者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繼絕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 疏 稱之也 傳曰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疏 按稱公子親之也以仲氏之則疏矣 何爲疏之也 據上言公子不疏 是不卒者也 宣公弑遂而臣子不討之故與桓莊不卒大夫同言先君無臣子也翬在桓世不卒于卒去公子知不卒遂與宣共弑子赤有罪例不卒 疏 春秋內臣與弑者不卒春秋魯臣之不卒者單伯翬結柔溺五

人是也以奔而不卒者臧孫紇公子慶父公子慭是也單伯之不卒以王臣不卒之不純待以臣禮也翬柔不卒者桓不卒大夫也溺結不卒者莊不卒大夫隱卒微者而桓不卒大夫明以罪不卒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則其卒之何也據翬不卒以譏乎宣也據與叔弓卒去樂同知譏在宣其譏乎宣何也疑與宣弒閼大夫之喪叔弓與仲遂皆卿非大夫言大夫以包卿則去樂卒事據籥入聞叔弓卒去樂卒事譏失禮主書者反命後卒一也疏起不卒二也譏宣公三也其地卒在外也不日卒者惡也與得臣同壬申公子嬰齊卒于貍脤卒在外善無罪故日此不日祭祀日聞其喪非卒在卒已

壬午猶繹此與昭十五年叔弓卒去樂卒事事相起

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據叔弓卒不言繹許之得正經言猶者皆可已而不已疏檀弓仲尼曰卿卒繹非禮也據郊言猶三望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據壬午知明日禮有繹以享賓

萬入去籥鄭君說去籥藏之也萬而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萬無聲籥有聲因有大夫喪禮當去樂惡其有聲者而用無聲者故去籥所謂爲之變據事書之而美惡見所謂不待貶絕者也

以其爲之變變爲去籥之指仲卒譏之也若不知其非禮猶可言知其不可而爲之故特譏之

戊子夫人熊氏薨傳云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夫人卒葬之乎鄭君說文夫人姜氏大歸於齊故宣公立己妾母爲夫人疏上言夫人姜氏大歸則爲妾母無疑妾母不卒葬者也因其有弒惡之禍而書之

晉師白狄伐秦中國用師不言夷狄此何以言白狄一見以明晉師多用夷狄也何以見有夷狄以晉爲二伯同夷狄伐國善則目晉惡則目夷狄由白狄可以起赤狄與狄也不言及狄晉也晉與狄伐秦後成九年秦又與白狄伐晉疏晉世家七年伐秦虜秦將赤左傳敘晉用兵多有夷狄在師

楚人滅舒蓼中國自莊以下不言滅國楚無世不言滅國著夷狄之強也楚滅國凡十四見言人貶之舒蓼者楚之與國也滅書以見州卒正之數且以惡楚疏楚世家莊王十三年滅舒蓼一見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劉子云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於莊王遂彊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殺之禍內皆未安故楚橫行八年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內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疏此晦日食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頃者謚也婦人無謚從夫之謚別謚非禮也

葬既有日禮當卜葬葬日從先君而定不當從己改不為雨止以諸侯之尊雨具可備既卜日葬當敬慎其事不可用小事而止禮也王制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縣封不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許慎引穀梁說之葬既有日不為雨止劉子云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于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

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疏】按縣封不封不樹不爲雨止鄭君以爲庶人禮失傳旨矣

雨不克葬

據言不克葬者可克葬時在冬月雨小未克至不可葬怠緩喪事以雨自托耳

喪不以制也

譏不早爲之備也冬十月今九月也非大雨之時冬大雩已見譏雨小不爲雨具不克葬譏其怠也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疏】異義引公羊說雨不克葬爲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也按雨有大小地有遠近平險當各就本事立說不爲雨備偶因小雨而止示慢也雨大涉險以葬示忍也公羊與傳各言一端合觀乃得其全義冬無大雨譏之是也

庚寅日中而克葬

庚寅剛日也禮內事以柔日既已卜日乃不葬言庚寅非其日也故曰有日日不爲雨止此

與葬定公相比

而 据葬定公言乃 緩辭也 据言日中時當早辭緩 足乎日之辭也 禮日中葬行虞禮此日中葬尚及反虞定公日下昃乃葬則過日中失時故言乃傳曰急辭也是也

城平陽 平陽水名

楚師伐陳 言師者師愈乎人討陳與晉平也陳因討與楚平不敘從國者略之也 疏 文世不言伐陳宣世一伐一入

九年 補疏 宣九年爲春秋之中前一百二十年後一百二十年其奇零之數惟閔公二年耳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月如危往也公有生母之喪故危之宣大違姜氏而自尊妾母爲夫人則當以夫人禮責其子出會無王事故危之 疏 按異義公羊以妾母喪不得出朝會左氏以爲得出朝會許從左氏鄭從公羊按經有月以危往則明不得也宣妾母如適卽以爲夫人不應又言妾禮出又無王事譏之是也

公至自齊事齊尊也此與襄二年夏夫人姜氏薨三年公如晉相起

夏仲孫蔑如京師宣五如齊孟孫一如京師直書而惡見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根牟國也取者易辭

八月滕子卒左氏以爲滕昭公從隱七年至此百一十七年不卒者至多矣至此乃卒宣以後乃正卒小國也月者小國始卒不日也不名用狄道

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陳侯不會故討之月者記時爲下卒見月也不言同盟公不在又晉侯卒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晉侯會扈而荀林父伐陳者於會命之也因晉侯有疾故使人也疏晉世家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強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爭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立荀氏始

見專政起下敗楚僖二十八年晉作三行林父將中行故其後爲中行氏史記趙世家索隱晉大夫逝敖生桓伯林父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九月無辛酉不葬者不討穿失德也 疏 晉世家成公卒子景公立

其地 据外諸侯卒不地 **於外也** 据卒在國不地 **其日** 据曹伯卒於會不日 **未踰竟也** 知非踰竟者踰竟當地國扈會地不言會者內屬國卒乃言會師此晉侯自卒于封內故辟內不言會言地凡未踰竟者地地踰竟則地國卒于齊楚是也 疏 按襄七年鄭伯卒于操此年晉侯卒于扈文正與襄二十六年許男卒于楚同恐後人謂操扈是國故于疑似之際每爲發傳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疏 衛世家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不葬殺叔武文失國

宋人圍滕 此朝我之國宋何爲伐之宋與同州故朝我之國亦事宋也曹莒郳滕薛杞小郳宋無伐圍者惟莒薛杞而已滕二見伐圍一言執小郳一言執伐喪稱人貶之也

楚子伐鄭 稱楚子許其伐鄭也

晉郤缺帥師救鄭【疏】鄭世家襄公五年晉以趙伐來救敗楚師郤欽三見起下殺三郤

陳殺其大夫泄冶劉子云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不爲也【疏】陳世家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

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劉子云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不聽而去春秋序之俱賢而曹羈合禮【疏】此記殺大夫下言弒君殺夏徵舒楚子入陳記陳亂之本末泄冶之無罪如何闕其事實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劉子云陳女夏姬夏徵舒之母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劉子云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于夏姬或衣其衣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諸書所記文字語句不同各以己意說之古書之體如是

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劉子云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愼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在邇者乎言出於身加于民行發於邇見於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愼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愼而縱恣欲焉不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泄冶語爲妖而殺之後果弒于徵舒

十年年表晉景公元年衛穆公元年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公事齊故來歸田

公娶齊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齊由以爲兄弟禮婚姻爲兄弟之親反之因公如齊乃反可知不言來据歸皆言來公如齊受之也据公至後書歸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劉子云後陳夏徵舒弑其君而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疏此食晦日也

己巳齊侯元卒元桓公子桓公嫡庶之禍至此乃止禍延四世此不正者其日之何也商人弑國人迎而立之有正辭也疏齊世家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齊崔氏出奔衛異義許愼引穀梁說崔氏譏世卿也班氏說大夫不世位者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尊權擅勢傾覆國家又慮子孫庸愚不任輔政妨塞賢路諸侯世位大夫不世位定法也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絕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效也按國高亦世卿不譏

國高者因崔舉族以出下有弑事藉以見意國高爲正卿則崔爲下卿可知齊但記三卿雖見六族有交替之義合之則只三卿也 疏 齊世家初崔杼有寵于惠公惠公卒國高畏其逼也逐之崔杼奔衞

氏者据出奔皆名舉族而出之之辭也所謂譏世卿也不名而以氏所以明世卿之禍耳劉子云崔氏專故後崔杼專國有弑君之禍此光弑之前見者也 疏 左傳以崔氏爲卽崔杼下去弑君五十一年左傳弑君以後杼猶專齊則于出奔時尚幼可知蓋因其父有寵于惠公父卒杼立尚幼齊人因怨其父之寵而逐之崔幼故舉族而出經因此書氏以爲譏世卿耳非有異也故齊世家亦同左說

公如齊公奔喪而大夫會葬非禮也禮大國卿弔喪公會葬此因宣爲齊所立故事齊過禮 疏 禮大國有喪卿弔公會葬成十年晉侯獳卒公如晉襄二十九年楚子昭卒公在楚皆會葬之事此奔喪爲非禮小國子魯三見奔喪會葬之事定十五年公薨邾子來奔喪如此年之公奔齊喪爲非禮襄三十一年滕子會葬定十五年滕子會葬皆如公于晉楚之事內事齊晉楚三大國故外三見奔喪會葬之禮以相起也

五月公至自齊天王之喪魯不奔不賻而爲齊奔喪悖也春書公如齊公至自齊會未數月又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備書所以貶也月者起六月歸父又如齊**疏**自此至昭二十七年共八十五年乃再見公如齊以齊失伯也齊失伯故伯楚於襄昭之世再見公如楚左傳言齊朝晉天王錫命齊稱舅氏升楚爲伯故同盟不言陳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劉子云靈公與二子飲酒于夏氏召徵舒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出奔楚**疏**陳世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于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

六月宋師伐滕大國伐小國皆方伯宋在青州小國宜事之也月者去年圍今又伐惡亟也

公孫歸父如齊此會大國葬也不月者會葬禮使大夫大夫如京師則月非禮也**疏**歸父仲遂子字子家六見經除臧氏叔氏僖以下惟見三桓餘皆不見矣

葬齊惠公 齊大國也以上葬例日此何以時失伯也不日則何 以不月初見特去日月以明之自此以下不言公如

齊者八十年故特時葬以 貶之以下齊無日葬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七年鄭與 晉盟鄢陵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弑逆大惡春秋削小國之朝而乃 獨記王之聘何也曰此不志者也志者

因天王之聘止於此也自是王與魯久無往 來如石尚所謂周之不行禮於魯久是也 疏 左傳秋劉康 公來報聘

其曰王季 據季字與 王札不同 王子也 據蔡叔紀季許 叔皆列國公子 疏 王札子爲當 上王季爲王

子正稱也殺非臣下事自札 子則是當上非謂氏王也 其曰子 據列國公 子不言子 尊之也 據子 叔姬

言子同母姊妹此 言子同母弟也 聘問也 傳曰聘諸侯非正也按 以後天王不言來聘 疏 隱世王 五使魯

桓五使魯莊二僖一文五宣一成襄昭無定一哀無隱桓詳 政在天子也莊僖略失天下也文詳起無天也文世五使未

蹟僖以前二使有天已下二使無天求金有喪不稱王宣成 以下失天下政在大夫悉略之聘隱二桓三莊一僖一宣一

入見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劉子云邾子齊出公比與交兵臣下懼致水災疏十一年歸父伐莒十四年會齊侯于穀十五年會楚子于宋大夫專見魯政下逮也

大水劉子云宣公弑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玃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交兵臣下畏齊之威創邾之禍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

季孫行父如齊劉子云宣公愚蠢昏亂亂成于口幸有季文子得免于禍疏爲伐邾故二卿再如齊左傳作初聘于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大夫三年一聘二伯今一年公再如齊大夫三如非禮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報聘也平邾事此子也稱侯者大國也言子則同方伯宋得稱子者爵公尊已明齊晉以侯爲二伯故禮制與方伯不同疏一說譏齊侯也禮在喪不言故不稱使凡言子者自出言子無言使者矣因其使稱侯也

饑傳曰二穀不熟謂之饑

楚子伐鄭討從晉與楚平稱子者因賢進之以下多言楚子十一年楚入陳十二年圍鄭滅蕭十三年伐宋十四年圍宋宣世楚莊最强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夷狄盟不書以有鄭見例中國言同盟夷狄不言同者外之也中國同盟方伯見魯衞陳鄭夷狄盟見楚蔡吳秦此不敘外州而敘中國者外州可不言傷中國之從夷也以陳親楚雖以侯先伯從楚尤篤亦因陳近楚時陳鄭新從楚蔡許中國同盟外之故也【疏】舊不敘夷陵楚地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四年平莒郯不得因伐莒取向此再出齊人明爲前事會二伯方伯之師以討卒正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函狄地中國離會夷狄不書書者非會起下滅狄【疏】此謀滅狄也會之示親然後以兵取之爲下滅三國起文

不言及據公及戎盟言及外狄離而殊會所以異之於諸夏【疏】左傳以爲眾狄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劉子云楚子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爲成公月者與丁亥同月【疏】劉子云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楚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師伐之遂取陳

此入而殺也據不地不言其入【疏】左傳遂入陳殺夏徵舒

其不言入何也孔奐殺在滅陳後

外徵舒于陳也春秋賊臣已出奔與已討同例外徵舒于陳如陳已討其罪而逐之故不從入後殺繫陳者明爲臣討

其外徵舒于陳何也據公子招不外于陳徵舒有罪夷狄亦得討之明

楚之討有罪也言其入陳納罪人之實不外則先言入爲內弗受是不許楚討之辭故外之使楚得討下

乃言入納分別其功過

丁亥楚子入陳自新城同盟至此陳爲楚入經遂以楚爲伯以陳爲所屬之國以夷狄治夷狄故楚見入陳滅陳納陳大夫執陳行人圍陳楚子出欲從蔡下定以下猶欲從楚皆未衛鄭所無以宋衛鄭爲中國不許楚治之也陳以下不從與晉同盟言逃歸外之于會 疏 楚世家莊王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弒其君故誅之也破陳陳即縣之因申叔時諫乃復國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日以其惡謹何用弗受也據討有罪義當受不使夷狄爲中國也傳曰春秋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劉子云春秋外夷狄技楚子有賢行討徵舒得誅亂之義人皆賢之春秋言入明不討之者春秋決嫌疑常於嫌得者見不得也先外徵舒不使以討賊爲辭然後拒之不使憂中國以亂治亂也 疏 春秋中外之分嚴可以中國治夷狄而不以夷狄治中國陳雖有外辭然春秋猶存之不如蔡不存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不言出奔絕之也二臣從君于晉有罪當誅目其事著其罪也 疏 左傳故書

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書有禮也指入陳言不言納得禮

納者內弗受也大夫不言納言納見例所以惡楚子一輔人之不能民不能民不能和民而治謂納君如衛侯自楚復歸于衛不言納以惡之疏此爲一事而討而讀如討謂討罪如夏徵舒疏此與上文別爲一事猶可猶者不足之辭以上二事尚得正中國不能夷狄爲之尚在可許之例入人之國所謂縣陳也雖復之然初乃滅也制人之上下言納二大夫是陳侯討其罪逐之之辭楚以兵力納之如陳侯不得行其志者然上下君臣也使不得其君臣之道經之書納是使陳上下不相安不可凡納奔臣皆不正而納惡臣使人不能討全失伯道楚子賢又徵舒有罪嫌其得正故著其惡事所以惡夷狄明伯者之正道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二十一月乃葬侯討賊然後葬之也春秋之例殺弑者以討賊許之雖久必葬討不以其罪雖討不

葬里克甯喜是也 疏 陳世家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于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于晉而立之復君臣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楚子圍鄭 此有從國不言者略之且諱以中國從夷狄也此入鄭不言入者鄭爲中國故爲之諱言圍而已鄭受楚禍極矣經以書圍爲至極之辭不如陳蔡言入言執行人不言執其君昭四年會于申以後鄭不見事楚之文與陳蔡迴殊此中外分別之大例也 疏 晉世家楚莊王圍鄭鄭告急于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

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鄭世家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過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劉子云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又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食可謂明君矣又曰楚人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邲流血色水

疏 鄭世家晉聞楚伐鄭舉兵

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乃敗

績據敗在績上敗或不言績功也據績在敗下自敗其功績與敗義別功事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日其事敗也春秋記戰以勝敗定功罪戎政宜如是也晉敗與日晉師敗績者晉自敗其績非楚能敗之也與鄭棄其師同文春秋重師慎戰傳日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日何以惡給日棄師之道也國之大事在兵戎師敗則死民弱國無以自立故譏晉惠而不葬宋襄皆從鄭棄師例也

疏楚世家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雍衡而歸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叔之國也後爲宋之別邑日蕭者中國附庸謹之同中國國也

疏有伯不滅中國此言滅蕭一見例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楚人圍蕭蕭潰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齊桓獨伯以後則晉與楚並伯故傳于晉以同盟外楚同

盟皆有內在此無內何以言同盟之也大會乃言同盟此四國何以言同盟亦著之也晉新敗于楚中國之魯陳鄭皆從楚中國微危故急言同盟以著之也同盟言四國以爲齊魯陳鄭許皆從楚宋衞曹篤從中國也 疏 從晉唯宋衞從楚陳蔡鄭許稱人微之也新敗同盟同外楚也晉二同盟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衞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 宋兵事皆在青州此何以伐陳陳方伯也小國乃必在青州楚復陳陳爲楚守宋討陳爲清丘之盟故

衞人救陳 此背清丘之盟也以救言善之也陳新有楚禍中國不能救新附于楚力未能拒楚君子當助之宋伐失時故許衞得救之也 疏 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衞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大國若討我則死之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楚已得陳鄭又爭宋以其救蕭 疏 文世言次屈貉託于狄伐宋此乃直言伐宋下且圍宋矣

秋螽 劉子云公孫歸父會齊伐莒按劉子以爲因上事得此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穀先軫子也此討有罪何爲稱國以殺狄晉也何爲狄之無君臣之道也穀奔翟謀伐晉罪在穀也因而族之其族何罪不言晉殺先氏而以穀目者族誅非所忍言也狄晉以惡誅族 疏 晉世家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先氏見三人先蔑先都先穀此誅族而加殺文者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因其救陳晉討而自殺以說于晉自殺而以國殺爲文者衛以殺說也故稱國以累上言之 疏 左傳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此自殺而加殺文者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卒正不日日者進之也篤從中國賢乃進之 疏 曹世家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

晉侯伐鄭 討其從楚邲戰助楚也不言戰圍者蒐焉而還 疏 晉世家五年伐鄭爲助楚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于河上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月者與下平月相起記其久也【疏】楚世家莊王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宋世家十六年楚使齊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此言會齊下言會楚公貳于楚也歸父心專主外會且謀去三桓也

十有五年年表曹宣公彊元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孟獻子因楚伐宋懼請公薦賄求所以自免會者外主之去年冬方會齊侯于穀今春又會楚子于宋明楚強晉失伯也此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相比楚強內往會于所侵伐之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劉子云楚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按月者謹其久至于九月也【疏】楚世家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宋世家十七年楚圍宋五月不解按晉又失宋唯衞從晉

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据宋及楚以宋主之也宋力盡而與楚盟言平以反義許之惡傷人也故日春秋重人人者据平時君在眾辭也平稱眾据平皆言人上下欲之也爭戰人所苦言平以眾辭君臣同欲之外平不道据平皆內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謂歸父與其事故言平亦如外釋不志以公之與之盟志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楚圍宋而晉滅國義之也二伯不單言滅國言滅國皆方伯辭以二伯王臣不能取人之國以自廣晉未失伯何以言滅赤狄猶可言中國不可言實則晉所滅國一見赤狄以示例而已夷狄滅不志志者以中國進之也如中國自相滅疏左傳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

滅潞

滅國有三術說見下中國謹日中國者中國同盟之國滅則日陳蔡許邢沈頓胡緡八國是也不分中國夷狄滅皆日疏桉諸侯葬大國例日次國月小國時當由此而推得之卑國月卑國者中國之

青州微國而不能與會盟夷狄而未能同中國也中國卑國則降而月之夷狄卑國則進而月之如譚遂甲氏萊徐貢陸戎是也

夷狄不日 不日謂時也夷狄謂州茲溫江黃項厲六庸舒蓼舒鳩舒庸巢皆謂外州微國之遠者也

疏 春秋月不爲正例此以月時定中國夷狄卑國中國夷狄皆有以消息其間雖三術實二例而已桉從夷狄進日者唯嬰兒從中國而時者唯緇故于此二條發傳也

其日 據夷狄不日

潞子 言子進之在七等之首

嬰兒賢也 莒潰日傳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賢故從中國例甲氏不言子此言子者潞子離夷狄而歸中國以此得之春秋謂之潞子以致其意名者失地名

秦人伐晉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不書者略之 疏 年表晉秦伐我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劉子云札子殺二卿天王不能誅故宣榭災按外諸侯殺弒必有名此何以不名內外異例故別異之 疏 札左傳作捷名也札子猶言子札王子也不言王子札者起當上也不言王札者王臣必氏以子起王子也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王札子者据殺事繫大夫不當上之辭也不言天王乃王札子主之以王札子當天子故曰當上之辭也使以別事不爲當上疏王札子與王季子同文季字毋弟札名長庶言子皆王子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据當上當言其大夫兩下相殺也据不言其大知兩臣相殺夫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昭八年陳招殺陳偃師十三年楚棄疾殺比皆非兩下相殺正辭此其志何也据兩下相殺或累言君或窮諸盜不以兩下累言矯王命以殺之据書知非兩下相殺据當上知矯王命也非忿怒相殺也以私忿自相殺私事不志乎春秋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之是謂當上以王命殺則何志焉据雖以王命終是兩下相殺可不志爲天下主者天也据天在王上也春秋王爲天下主諸侯爲一國主以王主諸侯以諸侯主一國王無所主主歸本于天天主王故爲天下主春秋以天治王孔子曰畏天命又曰五十而知天命繼天者君也据王在天下也春秋王者承天故以天加王曰天王者如臣事君曰天子者如子事父王于天天子有臣子之義繼天者如子繼父臣繼君而爲治也

君之所存者命也傳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言何以爲人故春秋貴命也又日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孔子曰畏大人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劉子云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于大道應辯而不窮辯于萬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于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于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于人事行猶舉繩不傷于言言之于世不害于身通于關梁實于府庫如是者舉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獨專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此之謂大順也命者上所以治天下之具也臣而竊之以殺人是臣而弄君柄以臣伐君是不臣爲人君而失其命是

不君也君所以治者命而已失其命使臣得奪之是失其所以爲君者故曰不君君不君臣不臣

劉子云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此天下所以傾

也論語齊景公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春秋禍亂之起由于君臣失馭

秋螽劉子云宣亡熟歲數有軍旅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事齊故重高固

初稅畝班氏說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肆市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無敖民地亡曠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

爲鄉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
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彼南畮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禮文也春秋
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也【疏】出民里胥平
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
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
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
俗男子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
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
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
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
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
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
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
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
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
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
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

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行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

初者始也謂著為令 古者什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藉而不稅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孟子曰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於貢藉借也謂借民力治公田不稅民之私也言藉者改周之文從殷之質 初稅畝此初稅畝與成元年作邱甲哀十二年用田賦相比 非正也据古不稅此稅之不正 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王制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公田居一孟子曰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私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初稅畝

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一畝一里爲田九十一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一畝又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十

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劉子云是時民患力役民懈于公田于是稅畝稅畝者就民田畝擇其美者稅什一

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以和睦而敎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陵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

商衡虞之入也賦貢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
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
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
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
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
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
以食肉在壄曰廬在邑曰里

冬蝝生 劉子云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力役解于
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者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
一亂先王制而爲貪利故
應是而蝝生屬贏蟲之孽

蝝 據言螟不言蝝 非災也 冬而蝝始生不成災 其曰蝝 據不成災不志 非稅畝之災也
非當爲幸書螽災皆在秋時蝝在夏末冬無爲蝝秋而稅畝
冬而蝝生言天人相應之速也雖不成災猶志之以明天災
之速謂天之愛魯幸之也劉子云楚莊王三年無災則憂以爲天之棄也 疏 公羊云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
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左傳冬蝝生饑幸之也二傳皆作
幸此本作非幸非字畫相近不知者據上非災而改

饑此蟲災也其在蝝下者承蝝言之也蝝初生亦有損于穀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劉子云晉滅二國二伯不言滅國僖二年滅下陽者不晉未伯也以下晉不見滅國以二伯不可言滅也此再言滅以爲夷狄乃一見之月者進之也中國滅夷狄不志志者以進從卑國 疏 晉世家七年晉例使隨會滅赤狄

夏成周宣榭災成周王居也劉子云傳曰成周東周也又曰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

周災不志也 疏 也當爲地 其曰宣榭何也劉子云外災不言宮觀略之也以樂器之所藏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目之也公羊何言乎宣榭災樂器藏焉班氏說榭者所以藏樂宣其名也目宣榭者黜武樂子曰樂則韶舞又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

渭南嚴氏孝

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秋郯伯姬來歸 反曰來歸見絕于夫家也 疏 此與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同

冬大有年 有年不書惟桓宣書大有年者以爲天富淫人也

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十有七年 据左傳世家晉郤克如齊頃公母笑之在此年春秋傳以敘鞌戰前坿二年末范注乃以爲經脫季孫行父如齊誤矣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日卒起爲外卒正

丁未蔡侯申卒 疏 蔡世家蔡文侯立二十年卒景侯固立丁未有日無月譏其失繫而從楚也

夏葬許昭公 日卒時葬小國正也許卒日葬時小國爲定例以有定起無定蔡而同許者是貶從小國例大國無時葬者知日月時三等爲三等國分屬之傳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可推也

葬蔡文公蔡方伯也以方伯而下同許之不月畧之也相比而意見疏從此至成八年乃見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劉子云後邾支解繒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鞌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大國不言齊宋次國不言陳鄭小國何以言同盟存中國也齊楚結盟陳鄭從楚魯衛爲齊所侮求晉報之言此以起鞌之戰也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齊桓爲伯天下諸侯皆在此齊一匡天下如鄭莊公故事晉伯左傳以爲用平禮本傳于桓同盟以爲尊周于晉同盟皆云外楚以晉與楚分伯諸侯中國統中國夷狄統夷狄中分天下猶主齊盟桓會可以敘江黃爲偏至辭至于晉則不敘外國雖陳猶外之于同盟故晉禮待不如桓公也疏此晉三同盟中國乃言同盟同盟不見之國皆從楚者宣世楚彊同盟僅五國存之也

秋公至自會二會晉也公厭三桓思結晉以去之故與晉會明年使歸父如晉謀去三桓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宣不卒大夫般無臣子也前卒遂得臣起逆黨故疏之此記肸

非之者也故稱弟一榮一辱以示法而已春秋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此卒者特進之不爲大夫故以親舉之曰弟

其曰公弟叔肸據季友言字不言弟賢之也叔字肸名內臣卒當以名此兼稱字者賢而進之與季友同也進則何以不單言字君前臣名上繫君不可字且與不名正例相混故名字並見季友在僖世不可言弟故但言公子其賢之何也據其行事不見經與季友不同是未爲大夫宣弑而非之也據師說事實如此師因弟子問事乃言之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據衞專出奔桓元年傳曰百姓不能去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董子云公子無去國之義班氏說親屬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離之義也臣三諫不聽則去子不得去延陵得去者非母弟鱄得去者所傷在己春秋褒其有信特取之耳與之財則曰我足矣不受宣之財粟以其爲不義也織屨而食自食其力與衞專同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此非大夫而卒之者以其賢也如非賢則大夫猶不得卒何況未食祿者以後言叔氏者爲賢者錄子孫也不特稱叔字以著叔之爲肸後春秋因賢肸而卒之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心非宣公不討不去閨門

以恩掩義也劉子云延陵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君子謂其不殺爲仁盡謂通義也

以取貴乎春秋 劉子云牉宣公之同母弟也公子牉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春秋絕亂源不正之君已立而弒以弒君罪之者所以塞奸賊之路也弒君賊本所宜討但其事久已成又有骨肉之恩春秋不許其傷恩以親討之故季札魯牉皆取其通恩不殺也

十有八年 年表蔡景侯固元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二伯不相伐凡目伐者非二伯之辭也齊伐晉者晉失伯晉伐齊者齊失伯也齊自踐土以後數十年不會盟諸侯春秋以下貶之爲方伯言滅國不言公如明皆爲方伯非二伯辭也臧後立爲定公伐齊獨敘二國者以從楚者多又公事齊方伯從齊楚卒正畏齊故惟以衛行也 疏 晉世家九年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于晉晉爲罷兵

公伐杞 內三用兵于杞以下不見矣以上二見皆言入杞皆言伐輕于入此有所得爲下晉城杞晉悼夫人遍杞田見

也公伐杞明公不助齊晉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 繒自僖十六年再見于此前見邾人用之此言邾人戕之兩見前後皆受禍于邾邾人何也以繒爲邾所屬之國一卒正統六連帥故邾得治之也小國不言滅國莒得言滅繒者亦以繒小故得言滅執戕滅三見皆魯屬卒正爲之則繒之爲連帥爲卒正所統明矣不日繒不卒者月以謹之

戕猶殘也捝殺也 劉子云邾支解繒子【疏】君殺于鄰國曰殺陳佗是也殺非其殺道曰戕繒子是也

甲戌楚子呂卒 始卒楚子【疏】楚世家二十三年楚莊王卒子共王審立

夷狄不卒 據文以上楚不卒襄以上吳不卒 卒少進也 據楚只此記卒吳襄二年始卒 卒而不日 據莒夷狄皆不日楚吳皆夷狄楚早出賢行多吳晚出賢行少以楚較吳楚爲優故楚日吳月爲二等各以其國爲斷關本君 不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 據楚皆日吳皆月楚雖不正亦日 僞

之也中國書正不正錄之詳夷狄略惡不復言正不正故但以日月定二夷優劣不復各隨本君政之不葬者春秋之例凡中國書葬夷狄不書葬者亦不卒卒者大夷惟吳楚小夷惟莒秦非實夷狄得葬之也楚卒皆日吳卒皆月始一時秦卒皆時終一日也

公孫歸父如晉劉子云時三桓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治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之歸父遂之子也卒不疏者歸父無後嬰齊繼嗣故獨貴嬰齊且以起歸父奔非其罪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公不事晉此使歸父如晉者欲去三桓也託于三桓執國不事晉而事齊欲因以除去三桓故終公之世惟此一事與晉交

正寢也解見前 疏 魯世家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為成公魯世家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不然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恐之歸父奔齊

至檉遂奔齊致之

歸父還自晉挐由上致之也

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解見文十三年與人之子人謂公子遂子謂公孫嬰齊也魯人逐歸父而世嬰齊明逐不以罪也故赦不疏而嬰齊氏仲守其父之殯時宣未葬故曰守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喪不貳事逐父使失禮是以奔父也劉子云歸父未反宣公薨三家譖歸父于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論語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家專政宣公謀去之事未成而薨成公當繼成其事乃父方死而逐其父之使是失道也至檉遂奔齊此以謀逐三桓見逐也何以見爲三桓所逐僖以後公子無得氏者三家執政而公族亡以此見之也【疏】檉內地凡自外言至皆內地奔齊者歸父與齊有舊魯不事晉公已薨不敢如晉也不日者不可以日計遂繼事也凡言遂皆大夫自專無君命由此推之可見也

華陽林思進覆斠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六終

渭南嚴式誨斠鐫